

中國佛教影像集成

沐溪 著

晚清民国

河

南

卷

王頌◎主編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影像集成. 晚清民国. 河南卷 / 王颂主编;
孙海科, 任婧编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339-3

I. ①中… II. ①王… ②孙… ③任… III. ①佛
教—宗教建筑—河南—民国—摄影集 IV. ①K87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5627号

责任编辑: 鲍海燕 丁 波
装帧设计: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名题字: 王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寺额题字: 董正贺 (故宫博物院)
治 印: 刘 畅 (石延年室)
地图制作: 赵献超 (北京大学)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国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国 (河南卷)

王 颂 主编
孙海科 任 婧 编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339-3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8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2
定价: 868.00元

Portrait

of Chinese Buddhism: A Collection from
1843 to 1949

晚清・民國

编委会

顾问:

学 诚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星 云 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

楼宇烈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主 编:

王 颂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编 委: (姓氏笔画排序)

王 颂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

王家鹏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崇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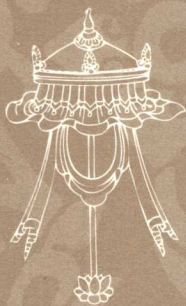
张 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杭 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林伟正 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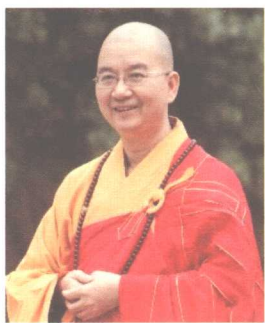
杨 林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董正贺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总 序 一

打开这部《中国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国》，让人不禁嗟叹于沧海桑田般的时空变化。其中所收录的众多珍贵历史材料，宛如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一个胎记，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登场。中国佛教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演化，到了晚清时期，从思想上跟儒道文化达成了深度交融，在制度上也与礼教秩序构成了相当默契，跟传统社会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当鸦片硝烟弥漫在虎门天空、洋枪大炮撞开了海上大门之时，古老的华夏帝国惊醒、振作、改变，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瓦解。如同动物的旧壳无法再容纳新生的躯体，因而不得不被蜕掉，重新从风雨磨砺中长出新壳那样，跟传统社会共存共生的中国佛教也经历了一个痛苦而必然的蜕变过程。与以往不同，中国佛教所要面对、适应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礼教社会和儒道文化，而是一个取而代之、在华夏土地上被全新建构起来的现代化社会与科技文明。



学 诚

在这个崭新时代的创生过程中，各种新奇发明接踵而至，影像技术便是一例。它集物理、化学、机械等当时众多前沿技术于一身，堪称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因其发端于西方最早的一批工业国家，所以影像技术的最初使用者也大都是西方人。当这些西方探险家、摄影师、外交官、学者们怀着各种各样的使命，带着最新的摄像器材来到中国，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所拍摄的影像，将万物无常变化中的一个历史瞬间凝固了下来，把旧时代中国佛教夕阳余辉的惊鸿一瞥呈现给世人，不仅为中国佛教现代化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见证，更成就了世界和中国佛教的一次超越时空的接触，因而在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称、不对等

现象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佛教更多处于一种被动的乃至被迫的角色，拍摄者在猎奇心、自负心的支配下，无法全面深入反映中国佛教的现实状况。此外，影像技术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其对中国佛教的表现和传播无法真正深入到语言、思想领域中去，无法充分彰显中国佛教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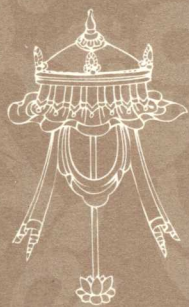
如今，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更为深入，脚步更为迫近，中国佛教也正在更加主动积极地向世界传播着宏博圆融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影像技术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迎来爆炸式的发展，佛教对于新科技、新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多。如何看待和驾驭这些科技手段，实际上关涉到佛教和科学之间基本关系的问题。简而言之，科学是一种反复验证后的现实经验，从根本上来自于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研究。佛教中也有这类反复验证后的现实经验，但是与科学不同的是，佛教的现实经验从根本上是来自人类对于内心世界的观察和体证，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并不在佛教的主要关切之中。比如，佛陀对于有人提出的“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等十四个问题不予置评，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无助于涅槃的获得。因此在经验的指向性方面，佛教跟科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佛教与科学之间无法相容，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互补性的不同，而不是冲突性的不同，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彼此欣赏。此外，尽管所有科学知识都来自于现实经验，但是这些知识并不是凌乱无序的堆砌，而是被数学这条主线所贯穿，形成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从而使科学有别于任何单纯依靠经验积累所形成的博物型学问。佛教同样也不是各种知识或信条的简单堆砌，而是由一套完整丰富的教证体系所统摄，不仅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量，还为人类开拓出广阔的思想疆域。正是基于以上共通之处，佛教对于新兴的科技产物持有乐观态度，并努力使之在佛教发展传播中产生更多的积极作用。

在此也特别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中国佛教影像集成》这样的佛教史料整理成果跟广大读者见面，不断继承弘扬优秀佛教文化。是以为序。

学佩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中国佛学院院长

2016年6月20日



总序二

今年端午节早晨，王颂贤契来了个电话，问我有没有空，他有一个研究项目的情况想跟我谈谈。那天因为我白天已安排了别的事情，就约他晚上到我家来。当时，也没来得及问他是一项什么内容的课题。

当晚，王颂贤契将一套与佛教相关的、洋洋大观的影像集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翻了几页以后，就难以释手，喜出望外。其

时，王颂贤契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这几年他主编这套《中国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国》大型影像的缘起、目的与进展情况等。他说，民国以降，自梁启超诸公起，我们对海外的佛学研究是有不少介绍与借鉴的，但主要集中于历史、思想、文献等领域，而对田野调查和社会考察方面的成果与方法却了解得不多，重视得不够。事实上，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东西并不少，而当我们自己的现代佛学研究起步以后，在这方面的建树却不多。因此，他与几位同好们发心编集这样一套大型影像集，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为当今和以后研究中国近代佛教史者提供更丰富生动的珍贵资料。

《中国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国》大型影像集是对近代外国学者、记者等在中国考察、研究成果的生动记录。该影像集收录的佛教老照片多达 3000 余张，是同类题材的集大成者。拍摄者当中有传教士，有随军记者，有外交官、商人，还有学者。照片也是风格各异，有的生动传神，有的严肃认真。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它们传达的信息也是丰富多彩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 19 世纪中叶起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当然，更主要的是忠实地记录了其间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人物、建筑、器物、塑像、图画等，丰富多彩，生动真实。它让读者在瞬间穿越时空，披览之际，爱不释手，掩卷之余，又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可以说，



楼宇烈

《集成》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还是具有极高鉴赏价值的艺术资料。其成功编辑和出版，对于佛教史学以及相关的一些学科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将如此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汇聚于一堂，既是一件了不起的成果，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据王颂贤契介绍，编写人员单是在搜集资料方面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为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是国内没有、国外罕见的。编写者们从庞杂的影集、图书、数据库中遴选出与佛教相关的内容，按照行政区划、所属寺庙，分门别类地系统加以编排，编辑而成了这套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著作，在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此外，编写人员还为图片资料匹配了深入浅出的文字说明，系统地梳理了相关的背景知识，客观地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他们还对古今状况进行了有意识的对比，揭示了这批影像资料反映的时代特点，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这一点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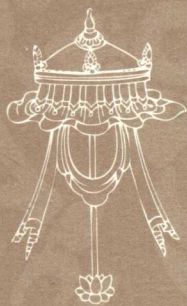
这样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能够得以完成，其主编王颂自然功不可没。王颂贤契自本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起，就到我的课堂听讲。他负笈东瀛攻读博士学位以后，仍然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毕业回校任教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更是朝夕相处。可以说，我对他本人的敏学善思是十分了解的。他编纂这套大型影像集成，引导读者从历史、地理、艺术、文化等不同角度了解、认识佛教，与我一贯倡导的“人文宗教”的研究理念与融会书本内外知识的治学思路也是一致的。所以我非常支持和赞赏他的这项工作，认为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情。因此，当他请我代表学界为《集成》写一篇序，我立刻就答应了。以上所言，算不上一篇像样的序，但真实地表达了我对这部《集成》成功编辑出版的由衷祝贺！

楼宇烈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 名誉院长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所长

2016年6月13日



序

河南古称中州，洛邑又名中国。《史记·周本纪》载，成王秉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何尊铭》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河南居天下至中，“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①，乃华夏文明发源地。其后逾两千年，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北宋、金等十余个王朝，或定鼎于此，或设立陪都。河南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又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有多种说法。无论我们采信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说^②，还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说，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佛教传入中国当在两汉之际，其最初的传播区域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其后逐步扩散到今河南全境及周边地区。如楚王英、笮融等人奉佛的事迹，有多种史料可以相互佐证，确证佛教在东汉初期已经自都城洛阳传播到今河南省与江苏、山东等省的交界地区。当然，佛教传入中国存在陆上与海上两条路径，江苏一带的佛教是经由河南传入，还是径自经由海路传入，尚无法确认，但河南嵩洛一带自两汉之际起，历经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一直是中国佛教的地理中心之一，殆无疑义。

众所周知，河南洛阳白马寺被誉为中华第一寺，自古以来被奉为“释源祖庭”。《牟子理惑论》记载说，汉明帝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即白马寺），于其壁画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③，是为汉地佛寺之始。相传东汉时代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此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是为经教传译之始。又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记载，曹魏嘉平

^①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

^② 中国佛教协会采用此说。

^③ 僧祐：《弘明集》。

二年（250）天竺僧昙柯迦罗（又作“昙摩迦罗”）游化洛阳一带，感叹魏境“道风讹替”，僧人不曾受戒律，于是应众人之请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戒本》，传授毗尼，是为戒律之始。又有河南颍川人（今河南禹州市）朱士行受戒出家，是为汉地僧人之始。由此可见，佛法僧宝、经像伽蓝，皆率先具足于嵩洛，将河南称之为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可谓实至名归。

河南地区佛教传入的时间不仅最早，其繁盛程度也是世间无出其右。自古以来，名山巨刹，星罗棋布；高僧大德，往来如织。今洛阳、开封、安阳、许昌等地，曾是佛教经典翻译中心、佛教义学研究中心、佛教信仰传播中心。自汉桓帝、灵帝时代起，西来高僧就聚集于洛阳一带传法、译经。早期译经史上最为知名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曾行化于此，南北朝时代翻译出诸多重要经典、创立地论学派的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也活跃于此，中国历史上四大译经家中唯一出身汉地的三藏法师玄奘也是河南洛阳缙氏县（今河南偃师市）人。此外，历史上为法而奔走于中州大地上的高僧大德更是数不胜数。南北朝时代高僧慧光在此弘扬《四分律》，被后世推为律宗祖师；菩提达摩在此传授心法，被尊为禅宗祖师。华严宗、三阶教、密教也曾以河南为传播基地。河南亦可谓中国佛教宗派祖庭的汇集地。

高僧云集与寺院经济的发达是分不开的。曹魏统一北方后直至西晋，洛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佛教传播中心。西晋末年，战乱纷扰，洛阳几度遭受严重破坏，但北方佛教中心始终集中在长安（陕西西安市）、洛阳、邺城（河北临漳县）几地。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再度成为全国佛教中心。《魏书·释老志》和《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佛教的盛况。北魏末年（534），洛阳有寺1367所，居全国之冠。其中胡太后兴建的永宁寺，瑰丽雄伟，世人叹为奇观。所谓“实是神功，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①唐代武则天经营洛阳，以之为天下政教中心，号“神都”，铸九鼎，建明堂，复于明堂后建天堂，高逾明堂，内置高达百余尺夹纈佛像。又扩建始建于北魏的龙门石窟，于洛阳城外北邙山营造白司马坂大像。^②北宋都于开封，“熙宁末，天下寺观、官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③。其中大相国寺为海内名刹，“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剏闢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士。外国之希奇，八方之异巧，聚精会神，争能角胜，极思而成之也”^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② 据《全唐文》，僧昙畅等人多次奏请武则天造大像，遭到朝臣反对，未果。参见松本文三郎《则天武后の白司马坂大像》、肥田路美《隋唐前期の一州一寺制と造像》。

③ 方勺：《泊宅编》。

④ 宋白：《大相国寺碑铭》，载《河南通志》、《开封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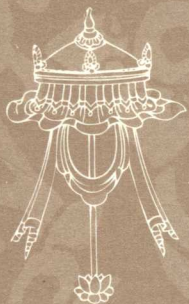
历史如此辉煌，虽叠经丧乱，河南佛教遗构可观者犹夥。由于木结构建筑难以在自然灾害与兵火中幸免，诸多古刹纵然历史悠久，但地面建筑大都经过历代翻新，基本上不早于明清，唯塔与石窟相对保存完整，犹能体现历史风貌。其中石窟较为著名者有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小南海石窟等处。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河南地区佛教史迹进行了数度考察，知名者有法国人沙畹，瑞典人喜仁龙，日本人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其踏查地点也集中于上述嵩洛、安阳、开封几地。他们的工作对于研究、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在他们考察并留下相关报告之后，这些遗迹又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他们的考察对于还原历史就更具有特殊的价值了。

本书收集了上述考察所遗留下来的相关图片，并辅以说明文字，管中窥豹，以使读者了解河南历史上灿烂的佛教文化。其中龙门石窟各国学者曾予以系统考察，保存影像资料尤多，故而另设专册。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谓一波三折，命途多舛。以本书所录颜真卿《八关斋碑》为例，会昌法难，碑遭凿毁，仆地残破，劫后修复。明末民乱，坚壁清野，又险遭破坏。清代加以修葺保护，“文革”再度断为数截，莫知去向。近年重提传统文化，始得复制。金石无语，山川有恨，一何可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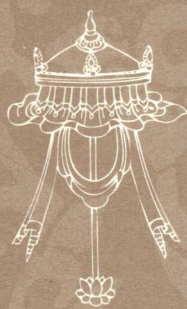
王 颂

2016年8月16日
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目 录

001	前 言
004	洛阳 白马寺
014	嵩山 少林寺
100	嵩山 大法王寺
108	嵩山 嵩岳寺
114	嵩山 永泰寺
122	安阳 灵泉寺
156	开封 大相国寺
166	嵩山 会善寺
182	嵩山 碑楼寺
188	开封 祐国寺
204	荥阳 等慈寺
214	郑州 开元寺
220	商丘 开元寺
224	安阳 天宁寺
228	开封 国相寺
234	新密 法海寺
238	洛阳 千祥庵（存古阁）
244	巩义 巩义石窟
299	图版索引
308	图版资料出处
309	参考文献
311	后 记



前言

像教东来，佛教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至近代，随着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佛寺、塑像、石窟、音乐、美术等。^①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未能有效地发掘整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再加上其后的战争与动乱，大量文物遭到破坏和损毁，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所幸的是，自19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欧美、日本等外国专家来华考察，拍摄了大量佛教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像，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长期以来，这部分资料由于时代久远，且拍摄于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特殊时期，在国内有意无意地被忽视。这些资料面世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但当年传播量极少，即便是在拍摄、出版这批资料的国家，如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也难得一见，罕为人知。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佛教艺术，再现迄清末民初为止中国各地所保存的历代古刹、佛塔、石窟、塑像，我们特组织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中国佛教影像集成·晚清民国》大型图册系列。

本书编委会专家从海内外收集到拍摄于我国14个省市、300多座寺院和佛教场所的3000余枚高清图片，分布在现今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家们在对影像资料进行研究、比对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与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编撰了百余万字的文字说明，结合图片结集出版。

在法国人于1839年发明达盖尔摄影术之后不久，外国摄影家就携带摄影器材进入中国进行拍摄，为我们留下了与世界同步的宝贵历

^① 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讲话，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史画面。影像资料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细致的特点，历史老照片更平添了一份古雅的情趣。它们不仅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还可以鉴赏品味，具有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特点。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全部图片都取材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由外国佛教建筑艺术专家、摄影家、考古队、旅行家、传教士和学者拍摄的珍贵佛教照片。为了搜集这些宝贵的历史影像，本书编撰团队广泛搜罗了海外出版的数十种老摄影集、百多种图书资料，从中精心遴选出了3000多幅与佛教相关的宝贵图片。这些摄影作品最早拍摄于19世纪40年代，其中十余种著作或摄影集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出版年代久远，印刷数量有限，即使在国外，这些摄影集目前都难得一见。而今采其精华，结集出版，不仅在汉语出版界，在世界出版界都是一个盛举。

正由于这一特点，使得本书不仅是一本专业学术读物，还是记录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生动画卷。西方人如何看待古老的东方宗教——佛教，如何在佛教文化艺术传世瑰宝面前流连忘返、赞叹不已，这套书引起了我们丰富的联想。基于本书雅俗共赏、趣味与知识并重的特色，我们相信，不仅是抱着专业学习态度的读者，一般读者也能从中获得阅读的快乐。

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没有意识和能力发掘、整理这些自古传承下来的佛教文化瑰宝，这对于华夏子孙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这些外国摄影集保存的资料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今天，我们将这些资料结集出版，可以说部分弥补了前人的这种遗憾。

由于本书收录的照片大部分都由外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拍摄，这批图片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文物资料价值相比毫不逊色。细心阅览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些照片绝不是随意拍摄的旅游留念品，而是经由专业摄影家精心选择对象和角度，认真拍摄完成的艺术品。可以说，很多图片既注重细节的写实、整体的布局，又考虑到了佛教影像特有的庄重感和神圣感。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历经大小战争、政治运动，乃至经济建设中有意无意的破坏与改造，很多佛教寺院和建筑早已面目全非，甚至损毁消失。经编者核查，本书中收录的寺院，有20%多已经完全消失，而现存寺院之中的大部分面貌也有所改观。举例而言，收入本书的河南省遗迹共有17处，现存13处。河南郑州开元寺塔，1938年和1944年先后遭到国民党军和日军的毁坏、轰炸，已荡然无存。河南密县法海寺石塔，“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拆毁，千年石塔沦为一堆乱石。收入本书的山东省的遗迹有35处，而现存仅26处。其中济南黄石崖造像于1995年发生大面积坍塌，大部分损坏。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损毁，

绝大多数佛像被凿毁头部，仅余像身。青州法庆寺于1931年被改为驻军营房，存世近300年的齐鲁名刹宣告终结。山西天龙山石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艺术价值极高，被誉为石窟艺术的瑰宝。然而在欧美、日本学者考察之后，在轰动海内外的同时，也吸引了文物窃贼。20世纪上半叶，石窟遭到全面盗凿，200多座造像被盗，散落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由此可见，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所幸的是，本书所保留的大量影像图片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恢复、重建相关史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这种改变也不全是单方面的恶化。由于晚清时期中国佛教已经衰落，本书也生动地记载了部分寺院年久失修、断壁残垣的状况，如果与现在修葺完整、焕然一新的寺院相比，旧影反倒有一层沧桑的古意。而一些虽然残破但现在已完全消失的建筑和塑像，为将来可能的修复工作提供了生动的参考。特别是一些历史文物的细节，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技术上，均令人叹为观止，具有传世价值。

对于这些保存于老影集中的宝贵资料，本书编者不是简单地搜罗复制，而是制订了整体的编辑方针和指要，编订了体例和目录，以善本为底本，再以诸多同时期的相关影集为参考，仔细认真地比对了每一帧图片，择其善者而用之，选图、修图并撰写说明，从而保证了质量的严谨和精良。关于资料选择的具体标准，我们将在每一卷的分卷序中分别予以详细说明。

本书全面展现了晚清民国时代幸存的佛教建筑、雕塑、人物影像，具有宝贵的文献资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我们期待它能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建筑、历史、考古领域专业学者与业余爱好者必备的案头读物。

王 颂

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 教授

2015年1月26日

白馬寺



白马寺坐落于古洛阳城西雍门外3里处，即今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宝塔高耸，殿阁峥嵘。相传汉明帝遣使求法迎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后，为安置二位高僧而兴建白马寺，故而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历来被称为“释源”和“祖庭”。白马寺建成后便成为东汉最主要的译经场所，摄摩腾、竺法兰首先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此后历代又有多位译经僧在此翻译佛典。白马寺千百年来几度兴衰，屡经毁建，已难寻当年全盛时模样，现存建筑多为明清两代修建。

